

第九期目次

廿八年七月二十日出版

警戒敵人最近的行動 劍逸
 反侵略陣線的成敗關鍵 孫劍逸
 日本的假面具露出來了 仁忱譯
 日本失敗了 李定
 環境 張致
 談讀書 丁易
 殘廢者 盛堅

精忠

每半月出版一次

自由就在明天 高魯
 編後 財政部總務局編私
 發行者 總政政訓編精社
 定價 半年五角 連郵六角
 全年一元 連郵一元二角
 本期零售五分
 (本刊已在呈請登記中)

警戒敵人最近的行動

劍逸

隨著季節的變化，敵人最近的行動，似乎又有轉變，這個轉變是有更大的陰謀在後面隱藏着，我們必須認清楚給之以迎頭痛擊。敵人的陰謀，從以下兩方面表現出來：

第一是軍事方面，敵人的北方主力，在鄂中碰釘子後，有的堅強抵抗，合圍不成，適遇痛擊，損失了幾乎有三個師團左右，這無論從那方面看都是很大的犧牲，「皇軍」的威望，是自此掃地了！但鄂中之戰未終，晉西南的戰事忽起，敵人集結了四個師團之衆，晉南圍攻中條山襲取平陸茅津渡，晉西攻取萬石柳林，來勢是相當的凶猛，這大概是硬硬渡黃河，攻取關輔了！正爲着牠的來勢洶洶，才看出敵人的意圖何在。爲什麼？敵人的軍事，一貫的採取「分進合擊」和「迂迴擾亂」的。從徐州戰役看來，台兒莊捷後，敵人不北進兵，而分兵襲取淮南，側襲歸德，使我軍不得不撤退徐州兵力，退保鄭洛，再看長江的戰事，沿江躍進受到阻礙，轉而攻取廣州，使我們的武漢不能不忍痛撤退。現在牠又來使用舊技了。襄陽距川較近，上滿漢中，又可截斷西北路線，在軍路上非爭不可，而且挫敗之後，已經試探我們的主力，至少有一部份在那裏，正是牠渴欲消滅的目的。現在向晉西一帶進攻，知道我們對河防是必顧，中條山和晉西北的游擊根據地是必保的，形勢緊張，我們一定要從鄂中方面抽調生力軍抵抗，襄陽力薄，牠或者利用長江和鐵路的補給，迅速抽調一部份兵力，再度進攻，以迅雷閃電的姿勢，快速地拿到襄陽，這是一個辦法。如果襄陽之兵不動，牠們想着河防力量，可以進攻黃河，逕下陝州，取道函谷關，順着豫鄂陝的山嶺地帶，南折老河口，西襲白河，皆可斷我襄陽大軍之外圍，進行較大規模的殲滅戰。即不然攻下潼關，硬取西安西路從柳林軍渡過河，消滅陝北的游擊根據地，簡直變助攻爲主攻，有何不可！

第二是外交方面：二十三個月的抗戰，貧血病的敵人，已經是筋疲力竭，末日的降臨，是愈趨愈近了。表面是

狂烈進攻，實際是急欲結束，自從利用汪精衛和平，沒有動搖我們的抗戰意志以後，正碰着歐洲的多事之秋，德寇的跋扈，逼得英法頭疼，懈散了對遠東的注意。狡猾的日寇，便計上心頭，假惺惺地聲明不加入德意軍事同盟，一方是估計實力，無暇西顧，一方實在是在買好英法，尤其是保守黨的舊友們，他們舊愛復萌，藉以打消援華的實力。果然「印線良好」，但反侵略的公道自在天壤，下燒的「問頻頻」，仍不能急轉直下。於是又來一記竹槓——封鎖天津租界，這不是要與英法衝突，而是以一種壓力，加於兩端，阻止他援華之手段。如果英法顧全目前利益，和他商談，便可以大大的動察一下，由局部談判，而進行整個策劃，一停止援華，或居留調停，現在英國已經準備召開關於租界的會議，和他談判並且以爲組織爲對手，多少是含着「一種危機」。敵人這種外交的新姿，其毒辣正不啻於軍事的進攻，和瘋狂的轟炸呢！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願重提出來，要國人注意：在軍事方面，我們應該河防與襄陽並重，陝洛不守，襄陽之顛倒軍用無用；襄陽失守，河防雖固，西北的路線，仍要中斷，並！留夾豫的部隊，不易陷於大包圍中。記得台兒莊之勝，旋失徐州，沿江阻擊奏功，廣州丟掉，正是前視一方面，忽略一方面所鑄成的，並人「分兵以誤之一」，門須應之以「長蛇陣」的尾首呼應。鄂中之捷要「開勝勿驕」，晉西之小挫，更要「開敗勿緩」！其外交方面：我們真加倍努力，爭取外援，這裏要分兩步。在正面，要揭破敵人的欺騙，正告英法的明野上下，不要上日本的當，和他開談。告訴：們中國人是爲世界和平正義而戰，以博得同情，策動英法實行實際行動——尤其是維持外匯。側面地要注視敵人外交的活動，和英法的真實態度，隨時去應付。在軍事上，我們要採取式的防禦，外交上更要爭取主動，預防危言——我們不能吃虧於外交談判之中！

軍事與外交，真要以十分謹慎的態度來警戒！



反侵略陣線的成敗關鍵

孫劍逸

一：侵略者的再前進！

記得張伯倫在英義協定締結的時候，有人問他，這回怎樣老頭子興奮而又堅決地答道：「再上了當我就把這頂帽子吃下去！」紳士階級總是這樣相信侵略者的諾言，而羅馬，柏林，東京的英雄們，却每次利用這一點，而遂行他們那些：「驚人之舉」！并且一車表演他們的連環戰，褐衫二弟，併吞了捷克，收回米美爾，墨衣老大，便趕快撈起阿爾巴尼亞，矮子阿三也順便的將太平洋上的斯巴特萊萊島，拿到手中，濃濃熱熱。這是幹什麼？這就是強盜們給財主們點顏色看，表示他們的不凡。但時候未到，却不妨賣個關子，講講價錢。從突擊式行動，打醒了庸庸老朽們迷夢，認真的幹起來——英波互助協約的成立，英法蘇三國和英土互助協定的磋商。褐衫元首便於四月二十八日放出一篇欲擒故縱的演說，悠悠地頓住劍鋒，看一看四週國形勢，冷靜的考查再來一次的準備。

侵略者，第一個感覺自身力量的不够，和反侵略勢力的加強，同時發覺大致的嗅着反侵略內部的矛盾性，使褐衫元首墨衣宰相，會心微笑獲得本問題的答案。第二個感覺着，盤幹下去，會引起真正的大戰，也許要粉碎他們一貫的政策——不戰而勝；便得不採取避戰的措置，拖延「末日」的來臨，於是轉變作風，另換一套。

這一套是什麼？第一是虛聲恫嚇，第二是欺騙拉攏，第三是造謠挑撥，我們看：

注意軍事政治同盟的作用：柏林羅馬軸心成立了三年之久，目的本來是相同，意見也說不到分歧！這中間似乎用不着再加工新的成分？

而締結之後却偏大吹大擂，像墨衣宰相在庇埃蒙

演說：「注意同盟條約簽訂之日，即一萬五千萬人構成堅固集團之時，任何外力難與匹敵」那樣的誇耀，這不是「取惑而歌」「使之聞之」嗎？難怪路透社的消息「認謂德義政治軍事同盟之舉，並不是以改變現行局勢，米蘭公報僅為政治上的一種姿態，藉以警告民主國家，表示軸心關係未見削弱一了。德義同盟恫嚇之不足，又要叫日本和一手製造的佛郎哥底底西班牙，加入軍事同盟，來鞏固軸心力量，對抗英蘇，更是圖窮匕見，其他廢止英義協定之表示，變更歐非兩洲現狀的聯合要求，皆不過是這中應有的文章。

二：在進行恫嚇的期間：想到中北歐小國榜徨苦悶，和兩大之間的波瀾不絕，就這先下手為強，欺騙他們接受侵略者的企圖，始則用義相和教庭出來調停德義的糾紛，暗地裏誘波蘭進蘇聯，接受但澤市公民投票的要求。雖然是波蘭外長五月五日演說打消這些謠傳，但蘇波的關係之未再增進，和波蘭之不忘妥協，終是令人可慮。而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和德國分別商定不侵犯協定，談判竟於六月七日宣告成立，芬蘭挪威瑞典信守中立政策，也許幫助了第三帝國的進行，回轉來再看中歐各國和法西斯集團間的經濟談判何在不是拉攏欺騙的工作在邁進？

三：再談到造謠挑撥：這正針對着民主國家的矛盾來的，從羅馬方面傳來消息說英國要召開強會議。在英義談判期間，發出這個消息，明是促蘇聯懷疑，弛懈英蘇的團結，而我們的敵人故意的不參加德義同盟，利用形式上的分歧，獲取英法的報酬，滿足他對中國的欲望，和緩在遠

東方面英法的憤恨，仍是間接的分離作用。更有許多無稽的謠言，利用李維洛夫的去職，放射出蘇聯外交政策的變更，蘇德經濟談判等等消息，淆亂世界的視聽。

從以上的各點，歸納侵略者的行動，的確是準備再來一次進攻，如果需要事實的證明，那末可舉五月二十五日華沙哈瓦斯電訊所稱：「德國元首希特勒對於但澤市問題業已決定方針，即今後數月內，應在政治精神兩方面進行佈置，俟時機成熟，然後有所舉動」推斷東歐之風雲未已。暴日封鎖沿海九番，製造波瀾事件，及覬覦租界要求，狙擊英荷切克遜等種種違法行為，表現出太平洋的海盜，日肆猖狂。的確侵略者是「再進攻」了！

二：滅火機與芭蕉扇 在這裏我們來檢討，侵略集團的陣容：無雙地又侵略陣線的重心是在歐洲，一想到這些年歐洲擁擠的局面，法西斯猖狂的形勢，只有痛心於倫敦莫斯科間往來的現象，作祟的成見，使我們對兩者外交政策，有重復鼓吹的必要。

由於帝國主義發展到極點，殖民地再分割的戰爭，幾乎是鐵樣的擺在面前，不可避免，為着原料的分配，為着商品的銷售的競爭，只有加緊對殖民地的榨取和搶奪，法西斯內狂瀾，便是執行這必然的任務而出現，在這裏只有基於和平與正義的基礎，來調整國際關係，團結全世界愛好和平的力量，鑄成這狂瀾維持人類的和平秩序，但短視的——也許是共鳴，英帝國的資本集團所產出來的保守黨政策却偏不這樣地想，他們只注意於現象，却不去分析事件的實質，他們徒以為侵略者的慾望，只要得到滿足，便可以天下太平，同時這種「滿足」却又不願意在自身身上放血，而要別人來「割股盡孝」，於是乎

「治絲愈紛」，弄得自家也無辦法。我們西班牙政府的崩潰，意大利所支持的佛郎哥得到了勝利，但依然無補於地中海形勢的緊張；何爾巴尼亞淪亡以後，不是英國艦隊陳兵於科島畔，說不定希臘也做了犧牲。蘇台區割讓後，捷克仍不免滅亡，納粹的劍鋒，照樣向東北歐方面前進並且胃口越來越大，簡直要平分非洲大陸，席捲多瑙河流域和巴爾幹半島，事實最無情的證明，這種「設法滿足」之企圖，顯然上了一個大當。相反地，莫斯科方面，也早確定了，「和平不可分割」，為一貫的外交立場；雖然說這句話的李維洛夫是去職了，但代他的莫洛托夫，在出席最高委員會民族院聯邦院聯席會上發表的演說，依然申明：「時至今日，不應再以殺害為言，吾國對於各侵略國，絕不寄以同情！」對侵略者的打擊，和對「和平」一般的維護，便絕不似「粉飾掩蔽」的英國人了。

法西斯像一把邪火，蔓延到那裏，便燃滅了那裏，救火的人，只有用滅火機來噴滅他，不能用扇子煽，希望他燒到某一方面去。孫行者過火爐山借來的芭蕉扇，却幾乎把自己燒死，不幸！張伯倫連拉第之流的對策，却都是芭蕉扇的伎倆。

在英法對於法西斯德國，理上並無所謂厭惡。只是權利的衝突，才起為防衛的打算，假使德意能担保不進攻馬其諾戰線，不向地中海，不分割非洲大陸，而專力於東侵，拿莫斯科為最後目標，那末英法當局，也許樂得「玉成其事」。慕尼黑會議的出現，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却不料他們是四面開刀，平流並進，西起地中海，東到太平洋，都是他們角逐之場，這一來，才未便漠視了！於是就來拉攏這四方口腹，拔刀相助，可是這動議「基礎非常動搖」，拉攏只是用，

互助公約，只是對法西斯談判的工具。所以一面進行英蘇談判，一面放出召開和平會議的空氣，並未關閉和強盜們談話之門，這又怎能得人信任？難怪巴爾幹小國寧願與德意妥協了！

在這裏蘇聯是堅決的主張「援助為獨立而鬥爭之國家」的。

三：暗礁在那裏？

我們已經明確地認識，反侵略的重心在歐洲，而英法和蘇聯之三國同盟，當然是反侵略的主力軍。但這同盟却非常複雜，從英法兩國蘇聯，提議締結「國互助公約」起，現在已經差不多兩個月，而雙方的意見，仍未完全接近。推來推去，這是什麼原故？是蘇聯不贊助和平嗎？是有意折英國的台嗎？都不是！暗礁在那裏？這可舉莫洛托夫之報告：「英法兩國原來建議，並未以平等相互原則為基礎……蘇聯西面三小國，他日倘被侵略，英法兩國，能否援助蘇聯予以保障，此一問題，英法草案，並未明文規定！」再看他對公約的建議：「英法蘇三國應締結切實有效的協定」和「英法蘇三國協定規定互助辦法，以抵抗侵略」兩點，我們也可以知癥結所在了。

英國對於三國公約的觀點，恰恰相反，就是波羅的海各國由蘇聯予以保障，而西歐方面有戰事，却安蘇聯出兵，這就可以推想到，萬一德國進攻波羅的海各國，英法便可以不問，蘇聯如果實行保障，那末德蘇之戰爭起來，西歐便可安枕了，英法如果袖手，德法西何苦不向東進呢？假如那時拿互助公約來說，捷克便是前車，法捷互助既未實現，何妨再折一個爛污？難怪莫洛托夫公開地說「不願受人利用」？

但仍有八要問，即英法願意提供保證，保障各小國其如她們不願意呢？（拉脫維亞等三小國表示守中立）但小國都有主張，這不是侵略者的

的威力眩耀在她們的眼前，使她們不敢有所取捨，再加之某種成見在作祟，忘却了當前的危機，不然拉愛爾國何以與德成立不侵協定，暗地裏頻送秋波？（根本這些國家，早就傳染法西斯瘟疫）

再次英國或以為德國進攻不見得取道波羅地海，這些國家，其實是希特勒的東征計劃，是早注視到的，這些地點，從海上進攻列雷格勒，是比較有把握的在波羅地海的海軍根據地有七個，除去列雷格勒和克羅斯特特是在蘇聯手中，吉利亞在波蘭軍艦之外，餘下的五個德自身保有一國！茶爾軍港，丹麥瑞典這兩個同屬于第二帝國的國家保有一國（桑特貝爾美爾海峽）另愛沙尼亞芬蘭，瑞典又分別保有那可以做海軍潛艇及空軍根據地五個小島（哥德蘭，西愛蘭，奧塞爾，法戈，埃倫羣島）換言之六國可以支配的就有五個海軍據點。統計波羅地海各國的海軍，不足以當德國一半，誰能担保褐色艦隊不闖進列雷格勒的海口？何況芬蘭對沙尼亞拉脫維亞，這幾個新興國家，受帝國主義者培育出來的國家，先天底仇恨蘇聯，時機到來，還正要欣然色喜做揭衫挺進隊的前驅呢！這些可怕的凶素不消滅，蘇聯怎樣能安心接收片面的約束？莫洛托夫明白的說：「吾國對於本身利益與和平一般利益均當予以保衛，而在空言與事實之間亦已知所抉擇」，所謂暗礁到底讓她們尋着了。

在這裏我們得着一個推論，就是反侵略陣線的建立，待於英法蘇三國互助協定的成功，但談判的遲遲不成，由於蘇聯西邊的國境之未得到確實保證，而波羅的海小國之表面中立，內心搖動，確也是談判的主要障礙，怎樣掃除這些憂慮和困難，只靠英帝國的努力，才能收效。

四：空虛的一角

可是這樣就能使得反侵略陣線成功嗎？侵略

者之氣焰會能戰下？世界和平就可以建立嗎？不！一萬個不！因為這一提議，是缺乏普遍性的，侵略者的馬足，決不限於歐洲，侵略者的策略是在發動全世界，「牽一髮而動全身」，火藥包在每一個角落裏都有，何況遠東的烽火，正燒燬了世界上主要的市場，另一法西斯的魔手，是蹲伏在「巨熊」的後面，伺機一擊！假如我們忽視這一點，那末反侵略陣線，終必空了一角，隨時可以突破。

誰都知道沒有暴日的「一九一八」事件，意大利不會誘起以武力吞併阿比西利亞的野心；沒有英法的軟弱的政策，和英美法在這些事件上的不調和，自己折散陣線，德國也不會進兵萊茵，重整軍備；「手撕破」了凡爾賽和約，一直到現在的橫衝直撞。歸納起來看，法西斯的狂瀾，固然從歐洲順到遠東，而侵略者破壞現狀的嘗試，却是從「東方的德國」開始，在序幕一展開，侵略者的行動，已具有共同性了。

我們常常地想：要是一九一八事件發生後，歐洲的民主國家，能和美国採取一樣行動，接受史汀生宣言的精神，聯合干涉，也或許像甲午戰爭三國干涉，退出遼東半島一樣，使日本的野心受到打擊，那麼和平的力量或不致為侵略集團所壓破，美國也許會不致復守孤立，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類，將不受現在慘酷的戰禍，何至於形成「反共」軸心，唱一和地破壞世界大局呢？

其次，遠東對世界大局所起的作用，初無異於歐洲的某一部分。由於過去英國容忍政策的錯誤，鼓勵「遠東的野獸」發起兇來，陸上佔領中國的大部，獨佔遠東的市場，排斥西方的金融資本。海上佔領太平洋的軍略重地——斯巴特萊島和中國的海南島，孤立了香港，搖動了安南，

威脅着新加坡，控一對大英帝國的倉庫——印度。再南進便到菲律賓，駭駭乎以亞太洋的主人自居，所以無論在那方面說，都不應當把遠東放在「世界的和平」以外。

我們又想到，假使日本強盜，一直在中國的行動，一直無人抵抗，或者中國也像捷克斯拉夫那樣輕易的屈伏，讓牠自由宰割，實力毫無損失，那末東方德意的勢力還了得？恐怕這時西方的人已經被驅出了新加坡以西去了，其增加於侵略者的力量是多麼大？影響於世界者如何？現在，他還不能夠猖獗起來，不敢明目張膽地加入德意軍政同盟，自己聲明無力西顧，這是什麼關係？聰明的英法當局大概不好意思不承認中國二十個月英勇抗戰的效力吧？行動重於理論，事實上，誰是反侵略的前鋒？誰在這裏為着正義與人道而犧牲？中國軍民大眾，在這裏是足以自豪的！反侵略的主持人呢？對正在抗戰中的我們，難道就是「同情了之」嗎？

更有，反侵略的支持，是待着蘇聯的來努力，可是西方有事之時，蘇聯的東方國境踴躍着這一個個俄狼，是牽制一大部份兵力的。即不然，西方無事，倘若日關冒險地對遠東進攻，在英法蘇三國互助協定公約上，是未包括這一點的，聰明的法西斯英雄們，要集中力量，專進一點，而暫緩西歐的挑釁，英法是不是有作壁上觀的可能？其結果，不過是促成新「十字軍」的實現罷了。

根據以上說的幾點，我們認為反侵略戰線，不把遠東包括在內，或者把遠東與歐洲分開，推行這個局部防堵的計劃，在整個反侵略運動上終竟是有「空白」未曾填補，道義上固無以對中國，利害上亦竟太欠斟酌，因為不幸而蘇聯被牽掣，萊因河上凡爾登城時，恐怕又要看見普魯士的騎士和古羅馬軍容，各個擊破，「再分割世界，也許真個實現了！

五：反侵略的一根柱石

由於面的分析，反侵略陣線的矛盾，有待克服的很多，但支持反侵略運動的，還是該結實實的埋兩根柱石，這兩根柱石，一是蘇聯，在英國方面已經盡量的拉攏曲全他就他提出的，一切，在不久的將來，團結也許能夠完全成功，可是另一根柱石，遠在那兒動蕩不定，就是新大陸的金元美國。

由於上次參戰的經驗，使美國人怕了歐洲，更由於西門外相，原壁奉還史汀生提議，使美國人又不敢在遠東出頭，於是美國就「孤立」起來。但是歷史使人類回憶，在大戰前一二年，美國不是守中立嗎？誰讓她加入打的？大在當時要沒有美國加入，這個景象還能幻想？這唱點在英法和美國人的關係裏盪漾着，反映出來羅斯福先生最近些時的外交活動，和孤立派的政策鬥爭。

「恐言保持，亦惟有含垢忍辱而挑釁的國家宣告屈伏而已，」這是赫爾激動美國人民感情的話，而「吉人丁，亂世，個人生命，國家存續，均已感受威脅」，這實在是戰雲籠罩下的世界人民實況，但這種景象，所以存在者，美國正也負了相當的責任：

第一：中立法的形成，造成侵略者絕對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對中日戰事，炸中國平民的飛機炮彈，多半是美國的產物，反之放給中國的信用借款，却那麼少，新中立法還有限制中國信用，削弱侵略者的抵抗力，就是助長侵略者的氣焰。

第二：先天貧乏的德義日三個法西斯國家，維持他們那些大部份摩托化軍隊，全靠汽油，這一點美國是替他們在生產，儘管誠實的電報頻頻發出，而從阿比西亞被侵略到現在，美國的汽油

，總是一船一船的同侵略的國家口岸裝去，這不
是矛盾嗎？

可是美國就是永久一獨立嗎？在墨西哥，在
拉丁美洲，那一處沒有侵略者的開闢？並且日耳
曼人的十字砲，是隨着德國工業而進到巴西祕
魯等國家，意法內的墨移也支配了備居美洲的德
國意大利人，在東方還有個海上假正敵，德且重
籌利國島，夏威夷士換皮的日本。這些種種均
威脅，能讓美國一萬一榮繁一維持住一黃金世界
嗎？

假如美國肯支持反侵略陣線，那末最少可以
：一、太平洋的海軍和英法合作，可以從住
新加坡以四約白人勢力，二、斷絕侵略國的一切
接濟，可以切斷侵略國之戰力，促日間的崩潰，隨
放遠東門口，三、和英法蘇攜手，德意一面顧慮
察現在的重要洋海無法補充。另一方面，想到上
次大戰的即而，決不秒再有冒險的舉動，可是，
唯一所需要的條件，是停止空言的認真，代之以
實際的行動，這要看內部困難克服的程度，我
們應該的「日人，終有一日，採取這英明底行動
的。

六：成敗關鍵

基於以上各節的討論，我們對於反侵略陣線
的認識，可以概括如下幾點：

- 一：侵略者——目前全世界的，防禦和打倒
這 夥殺人放火的畜牲，也必須以全世界的力量
，以糾集來應付，但世界那一部分國，都是不合
理，而且，是給侵略者以各個擊破的機會。
- 二：反侵略的重心在歐洲，在英法的那度堅
定與否，可是，該歐洲的安危，是東西足重，容
忍德法斯東進，只有傷及自己的感情，中使侵略者
的詭計。
- 三：三國互助公約，固然是安定歐洲的工具

，但互助的範圍，不擴及遠東，英法蘇終久是停
日本觀戰之心，給牠以投機的機會，助長中國抗
戰的困難，增加蘇聯遠東的顧慮。

四：德意日是一環，擊潰了一個，那兩個也
會倒下。中國的抗戰，已替反
侵略陣線盡了最大的力量，索
製牠無兵南進，不敢進攻，如
平發動各個反侵略陣線的力量
，實力援奉，假長時間便可結
東遠東的爭，更可以專心安
定歐洲。

五：反侵略的實效生效，
還要化對美國加入合作，不問
是經濟的制裁，軍事的互助，
都要趕快把棋盤在中間的中立
法取消，同時歡迎和平的國家
，也應該以真實的面目相對，
使美國克服他歷來的成見，上
自威爾遜以來。

同時我們認清反侵略陣線
的成敗關鍵，也是在上述幾點
能否實現！

和平決不能建立在讓讓和
屈伏之下獲得保證，甚至對於
看來似乎是次要的事件，也不
應當讓讓，和平是整個的和平
，不可分割的，最後，我們願
意聖塔布衣大人在世的大著國



燒殺淫擄

張學貴刻

際外交戰爭的結論，實處於正在奔走於倫敦英蘇
科之間的先生們，似乎「吾人仍準備會議，以討
論他國及任何國家的要求」之類的聲明，大可以
收拾起來吧！

日本的假面具露出來了

宣布她反英美的秘密

K. Seton
仁 忱譯

今春平沼內閣登台時，在世界輿論上起了不美之評，一般的都指出平沼上台使日本對外關係將更加惡化。

今天，日本公開宣布廢除九國公約了。英法美聯合以外交文書照會日本。一般設想的，雖然那是很強硬的聲明，但在歐洲德意於「不制裁」下積極的動作，更鼓勵了日本不能停止她的侵略。

加緊的經濟牽制

今年春天，日本違反其他列強所締結的條約已經是很大膽而無拘束的了。在青島的日本反英活動，沒有旁的意義，而正是「經濟牽制」。日本當局又逮捕許多英國人民，取得英國的產業地位和封鎖各處商業市場。

英國向中國的輸出，在一九三八年前九個月較一九三七年同期則低落百分之四十七，較一九二九年則低落百分之七十二。

現在，就日本對英法關係而論，經濟牽制已成為日本軍閥過去所實行的策劃了。日本飛機之炸九龍與佔領海南島是使事態更加惡化了。

確乎，這充分地證明了日本對英法已舉一點也不注意了。張伯倫，達拉第的「現實」政策，使法西斯匪徒加重地侵害所謂主權國家之重要權利。

東京的消息，日本軍閥連美國的版圖都要加以窺視。我們要注意在二月一日日本下議院舉行預算委員會時，一位代表很巧妙地詢問海軍大臣的回答。

代表問寺內：「在美國一般謠傳日本要佔領

菲律賓具有一點真實性乎？」這從海軍部的首腦在他的回答裏毫不加以否認；同時，他很自然地宣布：「日本海軍是負有和平的使命」。

當日本佔領海南島時，那就是日本海軍執行「和平使命」的證明了。並且，一般所知道的日本所謂「和平」就是伸張勢力至菲律賓境已經有些時候了。不久以前，美國的出版物極其地表示着日本確實伸張勢力至菲律賓，差不多日本每年都派遣一千個間諜從事軍事任務。

美國雜誌現代歷史(Current History)指出來馬尼拉仍然沒有防空的自衛。東京方面以為菲律賓總統Quezon是同情與了解日本的「理想」與「和平抱負」的人。不久以前，他拜訪日本，頗受日本以莫大的款待。

今年二月廿四日，在美國國會上，各代表決不拒絕海軍部要求關島設防，無疑地是對東京一個回答。

芝加哥每日新聞論日本在中國的自由行動，結尾說：自莫尼黑妥協以後，日本就揭開她的假面具了。關於這點，所有的美國報紙都要求政府行動更加積極起來。

雖然日本同樣強暴行為，英美對日本侵略者所採取的對策相差太遠了。這證明，她們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畏懼，動搖和彼此的不一。實在，英法最近已經採取了以經濟壓迫日本的方法，特別美國是這樣。

拋開最近日本報紙上所發出來的神經質的評論不談，可以反映日本統治當局對美英感的不安。我們要指出最近英美對中國信用借款這大

事。

英美兩國正在設想以單純地商業交換方式加惠於中國，但每個人都清楚知道那真實意義就是政治與經濟壓迫日本。

甚至英國當局亦波羅洲給日本一個更大的驚迫。在那裏有許多日本的住民，同時也是日本竊佔已久的侵略目標。

至於美國呢？除去向中國貸款以外，最近美政府宣布自去年六月飛機大炮已經停止輸出日本了。這雖給日本一個大打擊，因為日本這些東西大多數是由美國輸入的。

大眾的憤怒，但是！

英美的人民對於日本在中國野蠻橫行是表示深刻的憤怒與厭惡，他們的運動對政府當局已有幾分影響了。

英美的親日份子，繼續有所活動，破壞英美開始轉變對中國的同情，設法這同情擴大下去，會成為日本侵略過程上嚴重的障礙物。張伯倫政府給日勢力以廣泛的活動範圍。

一般英國報紙預測張伯倫或哈里法克斯可能地去拜訪東京。設要張伯倫親自訪問羅馬那樣平常，怎會有不可以非正式的拜會東京，因為那是為了一個新的計劃須得到日本的了解，正在英國企圖與日本外相準備會見的中途，被日本軍閥又把這條路切斷了。

在這個時期，各報上都評論近衛十二月的對華聲明，一些有名的報紙都認為「這是中日戰爭可能和議的條件」。

陰謀美國

那也是值得重視的日本勢力在南北美的活動。每個人不能忽視的日本的同謀者德意和利智曼

日本失敗了

蘇聯對於我國的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明白地說。這就是對於中日戰爭直接發生了一種干涉的作用。從這點來討論，我國的長期抵抗，不但使強大軍備的日本帝國主義，碰到了堅韌的障礙，同時蘇聯，却獲得了充分的時間，完成軍事上防禦的計劃，準備着這可能的叫聲很久的日露戰爭。

現在日軍在「滿」蘇邊境，佈防的大約有九個師團，和十二萬的「滿洲國」的軍隊，這就是說，蘇聯已經站在中國的防線上，替中國解決了一部分日本的力量。

在不斷地奮鬥的環境中。取得友邦的同情因此而得到接濟。是絕對可能的事實。譬如說像蘇聯吧。完全是出於道義上的感情作用。把軍火源源地輸送進來，甚至於志願兵也來參加。這意義和蘇聯對於民主國家的西班牙的援助。是毫無分別的。

預料在未來的大戰中，蘇聯定然給日本一個致命的打擊。即就日本攻擊的力量來推斷。是異常的薄弱，並且還得選擇作戰的時機，因為在冬季西伯利亞嚴寒的氣候。必完全使日本軍隊攻擊的精神頓挫，這是由於一九一九——一九二二年間日露衝突所得的經驗。日本因為受了天候的影響。而減少其機動力的戰例，然而日本却輕易地在中國的國土上消耗了大量的火藥和無數的有為的青年。無形中降落的國格和國際地位，如下表所示。可見得帝國消耗和損失的嚴重性。

李定

對敵華侵十個月間損失統計

區分	數量	附計
使用人力	三十師團	戰場兵力約六十萬人
動員人力	一百六十七萬五千人	
傷亡數目	四十餘萬	
戰費損耗	五十三萬萬日金	
飛機損失	五百七架	
軍艦損失	十艘	
國內經濟損失	減少總生產額百分之二十	一九三六年度總生產額為一百六十二萬萬日金
在華財產損失	五萬萬日金	

現階段的戰局，是到了第三個時期，戰事的前途將要延到無限的長，一九三七年日本軍部派遣隨軍的遠征軍人，都自命為太和民族的驕子，自從給打擊者以打擊以後，失望，悲觀，恐怖，充滿在他們的內心。思家病和彈震病發生在他們的陣營裏，構成反戰思潮的主要因素了。

戰時交通的持續，為抗戰軍的命脈，我們後方人員和物資的補充。簡直不成問題。因為西北西南這兩條國際補給線，離開集積基地的距離，大大地縮短，有了彈藥和糧食的補充，和前後浴血英勇抗戰的健兒所表現的忍耐與精神，永遠也不會屈服在敵人的膝下。但是日本自己却陷入泥潭中。

再就經濟一點來說，我國佔日本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一，股資總額為二十萬萬日金，戰事初期，出入口立刻減少一半，貨品既無法銷售，勢非造成生產過剩的弊病不可，高度工業化的日本，

近進行的法西斯的變亂。依着美國報紙載日本已經注視了尼加拉瓜，是臨近巴拿馬運河的地方。這些事實與平沼在一月廿四日於上議院所講：

「設要列強開始對日本經濟封鎖，日本已經有『預計辦法』採行」表示了一個重要意義。日本所謂『預計辦法』是包括經濟牽制，偵探，間諜在世界各處的活動，包括了全美大陸。

日本政府採取挑戰的姿態，鼓勵了日本的輿論界。那些紙幣已經慣於恫嚇與惡罵英美了。應該指出來的在去年年尾，法西斯造謠報紙說英駐日大使克萊琪被譴責的消息，這主要的原由就是雖然克大使常往東京，但不了解日本所處的地位。(完)

譯者按：此文原載本年三月十日莫斯科新聞。雖已經過了多時，但自日寇海軍在鼓浪嶼登陸以後，所引起的英美法態度之強硬，不是無歷史原因的，特把它譯出，以饜讀者。一九三九，六，三。於沅陵。

離開崩潰的時期是不遠了。講到財力一項，一九三七年七月來所用戰費達一百九十九億九千餘萬元，較之甲午中日戰爭增加四十八倍，較之日俄戰爭增加七倍，國民每人平均負擔七十元。日本軍閥企圖以「勝利」兩字蒙蔽民眾忍受當前的痛苦。結果沒有不趨於淪落的。

思想為人類天賦的產物，有智識的日本青年。看到軍閥的跡履，拿整個民族孤注一擲，把傳統的忠君思想變為革命的狂潮。反戰運動的普遍，就是事實的明證，現代的戰爭，決非單純的武力戰，前方開闢的活動，成功或是失敗，要看陳後的活動來決定，所以說：日本是失敗了。

廿八年五、四、說稿

環境

張 玖

被橡皮輪子摩得發亮的柏油馬路長地延伸着，流線型的「福特」或「奧斯汀」載着華貴的肉體飛也似地在這條都市的腸子上溜；鋼骨水泥的建築物高得摩着天，筆直的條綫，一格一格整齊的窗戶鑲嵌着；在街樹的掩映下，玻璃櫥窗裏陳列着二十世紀又科學化又藝術化的用品；十字街頭的電影院裝置着富有誘惑性的廣告，酒吧間裏又送來一陣陣咖啡的熱香，配合着無錢電機播送着靡靡的爵士曲，使人的心有些蕩——這是一種環境。

灣灣曲曲的小路因為才下過雨泥濘得陷足，一隻老水牛艱難地挪着笨重的身體被呵斥着去過；幾間用竹片泥土和稻草構成的茅屋，傾斜得似乎要倒下來；屋子裏陳設着雜亂而破舊的東西：一隻小竹椅沒有了靠背，桌子隔了一隻脚，勉強在用樹幹接着的桌子上擺着缺了口的瓦壺，蒙滿灰塵的蠟台，一隻大香煙盒裏放着一些碎布，線，剪刀之類，桌子旁邊放着一座木製的搖籃，上面却沒有棉紗線；房屋後面，柵欄裏關着一隻豬，一大雞睡在浸透了牠排泄物的稻草上，喉嚨裏夢囈似地咕嚕着，配合着隔壁有成千成萬蛆蟲在蠕動的糞坑，發洩着一種特殊臭味——這也是一種環境。

不論受了物質文明洗禮的都市也好，不論受了貧困底剝削的農村也好，像這一種環境，可以用感覺器官直接看到的，我們統稱為「物質的環境」，它的外表是隨着經濟條件決定的。可是在這裏要說的，是指人與人的接觸及其矛盾關係的「社會環境」；筆者是個青年，要說的也是以青年為中心對於社會環境的種種方面。

歷史進化到現在，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趨複雜，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日趨尖銳化，一個民族與一個民族之間有利害衝突，而每一個民族自己也有它的利害衝突；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更有着新與舊的矛盾，進步與頑固的矛盾，帝國主義侵略下生活問題的矛盾，作為一個中國的青年，生長在這種複雜矛盾的社會環境裏，一方面因為歷史的與經濟的原因社會上許多不合理的事情依然存在着，一方面因為自己直覺的正義感與主觀的感情作用又極強烈，於是青年和社會對立起來，青年罵社會腐化，社會譏諷青年幼稚，青年是離開社會而為一個特殊階級。

作為一個國家幹部的青年離開社會而存在，這實在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在今天，這個問題更普遍化，因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有計劃的進攻，大破壞大燒殺的結果，更大大地變動了我們的環境——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更多的青年被逼着挑起生活的担子向着荒蕪的內地流亡，被逼着回社會討生活。

由於家，國的仇恨，由於劇烈變動着的大時代底刺激，青年們是懷着極大的熱情來接觸社會的，可是在今日中國，因為物質上精神上都太落後了，抗戰以來雖然各方面是進步了，許多人覺醒了，但這種進步與覺醒必然是不夠的。一方面，守舊的內地對於這批生疏的人物消化不了，不容易找到適宜的社會環境而得到合理發展；一方面，有着歷史的烙印與封建思想依然在中華民族的血液裏發酵，知識份子也是如此，所以一部份青年雖然找到了比較合乎個性的工作，但是往往現實對於他們的打擊，都是一種。

這裏摘錄三封從不同的環境裏寫來的信，有一封信上寫着：

「……最初，我欣慰我能有機會負起直接推動民衆的工作，可是，一個多月來實踐的結果，離開我的理想太遠了。工作計劃的空洞，工作同志的不努力，出幾張壁報，滿是些亂七八糟的話，下鄉做點宣傳工作，操着南腔北調對民衆講一些聽不懂的話，所謂我們的領隊，簡直是個買空賣空的知識份子，整天利用團體向外作個人的活動……」

又一封信上寫着：

「……我嗅不到一點新鮮的空氣。在辦公室裏，除了機械地製造一批批呈上令下的卷宗外，便是聽他們無奇不有的談話，以他們每一個中年人的經歷，談着社會上種種黑幕與怪現狀，他們對於政局，也是這樣看法的。有時，他們又猥褻地談起朝官閣祕史，充滿着低級階級對於中古時代的幻想……」

又有一封信寫着：

「……老板昨天又干涉我看書，他市儈氣十足地講我不懂做生意規矩，在他腦筋裏，沒有知識，沒有國家，只有錢！賺錢！在他所注意的只是市面上那一種貨色銷路旺應該多進一些，或者拿家老太的棺材本想什麼法子要它來做店裏的存款，如果什麼救國募捐隊來請他捐一點小錢，他便像對付叫化子一樣擺起老臉面孔，但如果是裕豐莊上的經理過來的時候，他又扭着肥胖的身軀十二萬分的殷勤……」

以一個初接觸社會對於生活與工作看得極嚴肅的青年，碰到這種社會環境，引起反感是必然的，於是由於條件的不同，轉變下面種種最普通的現象：

(一) 反抗環境 個性強的青年因為不能容

不忍不合理的在社會上存在，合理的反被社會否認，便感情作用地表示反抗，結果因為方法的錯誤，徒然犧牲了自己。

(二) 逃避環境 有一種青年，因為不滿於當前的環境，便時常轉變環境，可是因為現實的每一個部門都不免有缺點，結果是東不西不定高不成低不就，在時間上是浪費，在空間上是學習不到有系統的東西。

(三) 敷衍環境 有一種青年，一方面看慣所處的環境，可是為了生活，又不能脫離這種環境，於是抱着敷衍主義，對於工作有着伸縮性的懈怠，過了一天算一天。

(四) 被環境同化 有一種血液裏潛伏着遺傳的劣機性的青年，被歪曲的現實模糊了理智，放縱自己的思想行動，跟着環境腐化。

(五) 被環境屈服 有一種青年，因為理論的不徹底，對於現實的矛盾得不到結論，生活的重負又使他喪失了勇氣，於是忍受着社會的壓迫，被動地過着一天不如一天的生活。

許許多多青年便是這樣地沉溺在社會裏，做了社會的渣滓。可是有那豐富的生命力有着無窮智慧底青年們就自甘這樣地沒落了嗎？生長在這個不幸的又偉大的時代裏，每一個青年應該有高度的自覺性，他們不應該因為自己的國家的這種腐化現象而不滿或者悲觀，學着失敗主義者的呻吟，對於環境，他們不逃避，不敷衍，不同化，不屈服，也不作無用的反抗。我們要改造環境！所謂改造，雖然有着「改良」意義，但決不是改良主義者僅僅消極地就現實表面上的矛盾加以折衷一下，如柯爾伯倫先生的現實主義一樣，改造的目的，是要「打破現狀」，但決不是

像暴力主義者沒有建設性地僅僅加以單純的破壞，而是把握住社會客觀的有效的條件來改造社會環境。譬如對於沒落階級者又有將社會勢力的（最接近的像自己的父兄，雇主）我們不雜氣十足地開口革命閉口主義，而利用客觀的事實來給他不斷的警告，使他覺醒；自己雖然是小輩，屬員，但自己的行動要發揮教育作用，努力，純良，能幹，有理智，要刻苦地起感化作用，青年所以為社會所看不起的，就是因為青年只有使人引起反感的衝動，而沒有叫人佩服的行動，如果社會對你尊重，便會接受你的意見，而達到改造環境的目的。

青年的任務是多端的，但是我認為推動社會向進步的路上走，尤其在抗戰的時候，推動社會底層的為國家服務，是最基本的任務。只有被社會承認的青年力量才是生長新中國的力量。終有一天，這種力量會收到了最大的成果。

那個時候，中國不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而是獨立幸福的民主國家，我們跑到那個作為全國經濟重心都市，看到偉大的物質建設，不再感到資本主義壓迫的窒息；跑到農村，整潔的馬路代替了泥濘道，農民用機器耕田，一大羣豬被衛生地養在畜牧場裏。——不論物質的環境或社會的環境都是合理而進步的。

我們不必過分誇大的想象，在今天，我們只有認清自己的責任而作應有的努力。

談讀書

丁易

讀書是件應該的事，尤其是現在，這原則是誰也不能反對的，問題只在如何去讀而已！

在抗戰剛發動時，那是一個急劇變動時代的開始，因為變動得太急了，有些人禁不住這時代的震盪，便不免有時難以把握這時代的重心，而常常說出一些感情的話來。那時便曾經有人主張青年們不必再讀書了，應該趕緊拋棄筆桿拿起槍桿，說得頗為慷慨激昂，這主張當然是犯了錯誤，因此不久便被糾正過來而消沉下去了。但是却因了這番話而招引起一些非議來。這非議也是不主張青年去開書本，看來好像是頗為正當，然而道理却是特別：他們以為抗戰以後必須建國，建國，自然得要有建國之「才」的人，這「才」從那裏來呢，自然是來讀書讀出來的。因此今日的青年應該讀頭讀書，以作異日建國之「才」的準備。他們是將抗戰和建國分成兩件事來看，認定建國是抗戰以後的事，那麼既打算做建國之「才」，目前的抗戰當然是不必多管了，他們只是要青年們讀書等待，等待將來建國！至如應該讀什麼書，怎樣去讀，却沒有說出。據我們推測，既主張讀書必須「埋頭」，自然是一切都得照舊了。

這種主張到現在還是若隱若現的到處潛流着。

殘廢者

——京杭國道上的抗敵英雄——

「本文作者盛堅先生，係江蘇省宜興縣人，文中所述種種，為宜興縣之一鄉，位於京杭國道旁，現為蘇省主要遊擊區之一，編者下面所敘述友人來信的一段，敘述者一個農民的抗敵經過：「堅弟！來信收到了。我首先要告訴你的，就是關於老五哥的事。你知道嗎？從前活潑潑地，見義勇為的青年農人，他，我們的老五哥，現在已變成一個殘廢者了。他除開四肢受了重傷，而且後腦也中了槍彈，神經系統受着嚴重打擊，近乎瘋癲狀態。」

「衝呀！衝呀！衝呀！」他醒來了，是滿身的血；他剛從戰場上被人抬回來。

是舊曆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大家小戶忙忙碌碌，正在殺豬殺羊，準備過年；成羣的孩子在街頭，在廣場，唱着自編的歌曲：

你出錢，
我出力；
大家一條心，
打出鬼子去；
好過太平年！

這樣，很有點昇平的氣象。晚上九點鐘的樣子，在這黑漆漆地夜裏，我公路旁哨兵的槍響起來了，敵人在向我們偷襲；我們軍前雖然有準備，但是因為敵兵過多，衆寡不敵，終于退却了，且戰且走，接着潘家壩張家壩……十幾個村莊，完全被敵兵佔領了，至多只要一兩個鐘頭，整個敵就要發生危險。全鄉的壯丁完全武裝起來集合了，在老五哥的領導之下，整齊着步伐開往火線去！這是一羣土壤之友，沒有一點作戰經驗的農人。

盛堅

這一大羣武裝了農人，差不多個個都講水性，老五哥就利用了這優點，更利用了小河交叉如網的地形，對敵人取了包圍形勢，結果敵人大半被殲滅，少數被趕走勝利了，但是壯丁也犧牲了不少，老五哥幾處要害都中了槍，躺在一個墓穴旁血泊中。

「一槍一個，我就這麼一連打死了七個，日本鬼子真不中用！」他現在連歡喜做着手勢如此地告訴人家。

自從他受傷到現在，躺在床上有四個多月了！每天都有來看他的，不論是年輕的女學生，政府的官員……多有。堅弟！他，老五哥現在雖已變成一個殘廢者，但同時也變成一個衆望所歸的抗敵英雄了。」

咏史

蕭廬

五馬南來支半壁，垂輿三度見胡侵！天生
忠定驅韓岳，何物高郵款「錫金」？議論紛時
機會失；是非派處怨恩深！可憐一捷朱仙後，
霸氣消沉直到今！

奇才天賦陳國甫，聖武中興望孝宗！痛哭
竟難趨廟議，孤窮只合老書傭！朝多絳灌甯能
進？學有關關肯見容！千古無如門戶險，生兒
我欲說凡庸！

橫議難離處士驕，鳴蟬樹樹亦何聊？誰知
喋血靈兵日，又見刊碑禁「偽」朝！「蟋蟀堂
」深宵自好；「江湖集」燄氣回銷！南郡馬阮
真癡絕，一跌鐘將敵黨顛！

近來後方的讀書的空氣據說又是頗為濃厚的了，大學中舉紛紛向後方遷移，絃歌之聲，揚揚盈耳。可是這揚揚盈耳的聲響，只是在「雲宮學舍」之中悠悠着，在社會上却找不出這歌聲的半絲痕迹來。當時頗為詫怪，後來也就恍然大悟了，這歌聲原是訓練建國之「才」的，何必要在社會上留下痕迹。不過我情是悟出了，緊跟着我是毛骨悚然起來。

說到這里，却想起了戊戌政變後的一件事，那時梁啟超已逃到日本，李鴻章曾再三託人慰問他，叫他要「精研西學，歷練才幹，以待他日効力國事。」梁氏便答復他這樣幾句：「若公之所囑，使其精研西學，以待他日之用云云。啓超雖已感之，而亦不能解者，何也？蓋啓超學成之時，國家雖或有我之心，恐已淪亡而不能待也。」這是四五十年前的話了，四五十年前梁啟超就感到「他日之用」已「不能待」，現在已是四五十年後的今天，存亡危急的今天，難道我們還能「待」麼？！然而竟有人有在「待」着！

本來讀書是理論的學習，主要的還是要有工作來實踐它，假使沒有實踐的工作，空洞的理論學習是毫無用處的，尤其是在目前。至如躲在「雲宮學舍」之中來絃歌不輟，和現實社會不發生絲毫關係，那麼他們的學習的理論是否正確都還成問題，這種讀書不但戰時不需要，就是平時也不需要。

自由就在明天

——徐州突圍回憶錄之二——

高 魯

曉鶯的啼聲與晨星一樣的疏落，單調裏叫人感到悲慘。

海燕第一個醒了，模糊地睜開眼，屋子裏是一片安靜。

他以牆上摘下了面巾，出去洗臉。一會兒便回來了，把鋼筋似的膀子往上一甩，白面巾在空中打了個轉身，可憐地伏在棹底下。

「隊長！起來！」

沒有人答應他的話。

「起來，起來！都起來呀！」

「喂！起來呀！」他發急了，屋瓦都感到了他聲音的震動。

「什！什麼事？」有幾個從地下坐起來，一面揉着眼睛一面問，樣子顯得很慌。

「什麼事！政訓處長被參謀處請去了。」

他把手向外一指，「剛才我看見的，一定有……」

「是傳令兵來喊的嗎？」隊長已經站起來，不等他說完，一面穿鞋子一面問。

「是的。」

「好我去探聽消息，你們大家都起來吧！」隊長說着就出去了，臉都沒洗。

大家懷着滿肚子的不安爬起來。陸續走到院子裏去，面盆與水聲擾成了一片。

剛洗臉沒一會兒，章乃科就在大門口喊起來了。

「聽，轟炸機！」

果然在東方晴朗的天空裏隱隱地透下來一片轟炸機低吟聲。

「管他呢，洗臉，洗臉」，李文光對飛機一點也感不到害怕。

「喂，怎麼沒有警報？」王汗廣抓着面巾問。

「對了，飛機已經入了市空，怎麼還不發警報呢？」女同志是比較細心，他們覺察到徐州的局勢更加嚴重了。

「他一天到晚不停轟炸，不停的偵察，警報也沒的用。」李文光一面揩臉，一面回答。

「電燈廠，報館，什麼都炸光了，說不定警報也給炸了。」吳安民把牙刷用力一甩，連續的水點在空中畫了一個弧。

「不要說了，到屋子裏去吧！」誰在沉重地喊。

「七架……九架……九架！」

「喂，進來，進來吧！」

「他媽的，你聽這聲音，又是重轟炸機。」

你看，你看！——轉圈子了。」

「王汗廣，老孔，怎麼着？不進來，給飛機做目標算不上勇敢啊，海燕在屋子裏喊，聲音裏含着不高興。

人陸續地笑着走進屋子。

突然機聲小了，接着，更暴戾難聽的怪叫從地底向天空鑽上，差不多緊跟着，連續的爆炸聲一片洪水似的湧起來，是刀也分割不開的一片！

這時候大徐州的體上裂開了排列整齊的炸彈洞，尖銳的嘯聲劃過天空，又一下更靠近的爆炸，玻璃崩碎，泥塊從屋頂落下，十五個人縮低了身子。

我感到生命在縮小了成了海濤裏的一片蘆葦。

機聲漸漸遠去，又迴響起來……又低沉下去……隊長幽靈似的出現在屋子裏。

「隊長，是什麼事情？」海燕最性急，站起來，一把就抓住隊長。

「處長說：我們二二集團軍決定突圍……」

「突圍！」文光喊得跳起來，同志們的臉上也跟着泛（？）起掩不住的興奮。

「是的，這是命令，全軍作有計劃的撤退，轉移陣地。」

「怎麼，放棄徐州嗎？」

「是的，放棄，這是最高長官的命令。」

隊長說得很冷靜，大家也都知道，敵人這次的戰略還是他的看家本領——「色當！」他想起我們幾十萬的主力一下解決。可是我們也不呆，有計劃的撤退會使他非常失望的。而徐州在「以空間爭取時間的原則下已經固守了五個多月，放棄徐州，在我，只是保存主力，堅持抗戰。換句話說敵人陷入更深的泥沼。

隊長繼續說下去：「台兒莊附近的部隊已經在前幾天就開始撤退了，現在差不多快要出圍了。」

我們這部隊是擔任津浦正面的掩護，被預定了要最後撤退。而敵人的包圍圈是一天一天的縮小，越靠近的炮聲早把這事告訴我們了，也就是說：我們的突圍比司的部隊要加倍困難，人家的突圍是綽綽有餘的，而我們將是面的。

我們自己在突圍時雖然是走在中間，前有前衛，後有後衛，兩邊還有左右衛。但是某軍的配備太壞了，在這樣的戰役裏，巨大的危險性可以說還是免不了的。

隊長繼續的報告完政訓處長的話，雖然他把自己盡力往冷靜裏丟。可是聲音總不免顫抖。

「東西最好少帶……因爲帶了這是要丟，尤其是書，太重了。隊長向大家掃了一眼，每個人的眼珠都定了只有嘴角在微微顫動，沒有一點聲音，像被壓抑着的火山口一樣。」

在遠遠的天外邊透來沉重而斷續的炮聲，敵人離我們更近了。

「我覺得每人帶一個背包，再帶一條毯子就夠了，被頭是不必要的……」

「假使要突圍的話，我覺得東西是帶多的，因爲我們的體力不容許我們挑着五六十斤的東西跑。」陳瑞蒙低下頭，聲音裏沉着悲憤。

「是的，拋！拋！……」

每個人都竭力吞吃着悲痛與仇恨，咬着牙決定了慘酷的事實——拋棄一切行李與工作用具。

女同志把藥品文具拿出來分給每一個人，但是，怎麼分得完呢，多餘的東西只好讓他破棉絮似的堆在箱子裏。

「怎麼，這些東西就讓他在這兒送給皇軍用嗎？」海燕的臉仰起來對着天空，眼睛黑得像一灘，燃燒了，紅了接着鷹爪似的手往外一伸，「毀壞他！」兩個小箱子死鳥似的倒翻在地上。

「對了，毀壞，我們的東西不能留給日本人用。」陳瑞蒙的手攪扯，紙屑爬滿了一地。

「這也別墅野……」

「大家不要亂來，」隊長舉起手來阻止。——

先把手裏的東西整理出來，然後再全體動員——毀壞！——隊長的手緊抓着自已的膀子，年青的臉上泛起夜的奇輝。真的，眼望着固守了五個多月的徐州就要放棄，眼望着用自己血汗換來的的工作用具，從淪亡了的家鄉帶出來的衣服被蓋都要毀壞，在這時候民族與自身的仇恨交切在一點，憤怒仇恨的火電花似的爆發了。

「拍！拍！拍！」一滴滴一瓶太極墨水在牆壁碎了。破瓷澆着墨水散了一地。

同志們一下都狂熱起來……民族的仇恨！個人的仇恨。兩個巨浪對衝在一起，開出片憤激的花。在我們身體裏，情感的堤防潰決了。

「拍！拍！拍！……」半瓶馬利顏色，墨水，墨汁，墨油……以同志們的手裏擲出去，瓶子在空中劃着直線，劃着弧。

牆上貼滿了各種顏色：紅的，黃的，藍的……像小孩子亂塗的壁畫。

在五月的太陽下，每一種顏色，每一塊磚頭，每一滴墨水，都向着我睜開了仇恨的眼，他和他們一樣，咬着牙，閉着嘴，肩担着巨大的歷史任務。

書在同志們的手裏變成了碎片示威似的亂疊在地上，裏面混雜着無數的鉛筆，無數的毛筆，無數的橡皮……（這都是我們預備在鄉村在前線的啊！）還有無數的仇恨與憤怒。

衣服，被壓成蛇似的被委棄在地上。

院子裏點起了火！

書籍，文件還有五刀白報紙，被不斷地投到火裏去，火焰從地底拔出來，騰向空中，它挾帶着沉悶的仇恨。

火焰越跳越高，紙灰隨着風在空中掙扎，反抗。

「今天，我們破壞了一切：但是，明天，我們將得到幸福與自由。」陶憲蓉的臉在太陽裏閃着紅光。

火越燒越大，無數心愛的東西被他吞食了，血液在身體裏電擊的奔竄，喉嚨發熱了，爆裂了。

「明天，明天我們要向敵人索取更大的報酬……」

……要他們法西斯強盜的頭……要我們編與印在幸由……要全世界的和平……

「不好，轟炸機——」

「怎麼？把火炮了吧。」隊長又回復了冷靜

轟炸機越逼越近，沉重喘息的吼聲從天上壓下來，像海濤擊打着皮鼓。

尖利的嘶叫，鋼絲似的鑽過空氣。

牆壁搖擺，烟子擾亂了陽光。

爆炸聲雷似的連續鳴響。

但我們不再感到威脅，戰鬥的熱情在心胸裏飛速地增長了。

我們亮起了眼睛，向着就要來到的偉大的戰鬥——「突圍！」伸開了迎接的手。

編後

克剛

本刊上一期的封面上雖刻着六月一日出版，但從印刷所取出的時候，已經是六月二十了。這種印刷上的就誤，屢次使編者急得夜不安枕，尤其感覺得對不起那些有時間性文章的作者，和愛護本刊的讀者們，爲着想使第十期再可按照原來規定的日期出版，編輯室打算再出一次合刊，但恐怕字數太多，又要就誤些時日的讀者，所以把這個計劃，移到下一期去，希望本刊的讀者和作者多多惠顧。